

# 菩提

# 八语

谭桂林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散文

# 菩提心语

## 菩提心语

---

作 者：谭桂林

责任编辑：陆永昶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安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00,000 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12-7/I·962

定 价：12.8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提起佛教，人们就会想起那粉金的佛像，那木制泥塑的菩萨，想起庙宇中袅袅香烟和求财盼子的叩山香客，想起那传说中阴森惨怖的地狱和凶恶狰狞的牛头马面，人们往往以为这就是佛教。确实，这是佛教，但佛教却并不完全是这样。作为人类四大宗教之一，作为人类文化建设的一大奇特的景观，佛教固然包含着许许多多迷信的、反科学的成分，但同时它也体现着某些朴素的真理，体现着人类对自我精神与心灵奥秘认识的深邃程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赞许过佛教理论思维对人类认知能力发展所作的贡献，他说：“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是只对于在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与希腊人）才是可能的。”正是因为佛教理论体系博大、思维精深，所以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首先就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心仪与青睐。其结果就是，举凡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语言、建筑等，鲜有不受佛教文化之深刻影响者。佛教文化本身也被中国知识分子发扬光大，演变成为能够与儒、道鼎足而三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一。

这样，在中国事实上存在两种佛教，一种是民间佛教，一种是知识分子佛教。前者较多地保留了佛教中迷信的部分，把信佛当作求取福祉、获致善报的手段，而后者则突出地表现出一种智信的精神。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修习过佛学，尽管他们学佛的因缘与门径常有差异，但有个基本认识却是共同的。他们

都深知，所谓佛者即觉悟，说千道万，佛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帮助人们转识成智、转迷成悟，勘破世间一切幻相，从而除掉名利执障，超越一切成败得失与是非毁誉，清静心灵，了脱生死，使人的精神世界达到无所拘牵的自由境界。所谓佛法之始，唯在正信，唯在正见，唯在正行，佛法之终，唯在正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佛并不主张只图个人觉悟，而是要求悲智双运，利物济生，因而菩萨不厌生死，不住涅槃，自未得度而先度人，佛也说过为救众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然，佛法毕竟是以说苦谈空开始的，利物济生是入世，说苦谈空是出世。佛法之伟大处就在于，它把出世与入世两种精神在宗教实践的道德基础上结合统一了起来，先有出世之慨，然后有入世之宏愿，先能看空一切，然后才能解脱与超越而慈悲一切。所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学佛大都是基于一种人格建构和精神发展的要求，是要养成一种出世的态度来干入世的事业。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的“佛学复兴”思潮，就是这种智信传统的延续与发扬。正是由于认识到佛教的根本精神在于指导人们破妄显真、出迷还觉、转识成智，因而，佛学复兴思潮的中坚人物如章太炎和梁启超等，无论政见如何不一致，他们却都一致将佛学的振兴当作改造国民精神的必要途径。梁启超曾盛赞佛学乃智信而非迷信，乃自力而非他力，乃平等而非差别，乃入世而非出世，乃兼善而非独善。他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这篇重要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中国群治当以有信仰而获进，而此信仰非佛教莫属。章太炎一九零三年因苏报案入狱，狱中专攻三年佛教唯识学说，出狱后即提出以佛教救国的主张，指望以佛学来增进国民道德。今天看来，这种佛学救国的主张当然是不合实际的激切之辞，即便在本世纪早期，当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借助新文化运动的东风纷纷涌入后，佛教救国的主张很快就没有人认真对待了。但是，由于章太炎、梁启超

等人的大师身份，他们从启蒙主义的立场所掀起的佛学复兴思潮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久远的。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影响了现代作家们对佛教的一种比较普遍的亲近心态，二是启发现代作家们注意以佛教文化为基点之一来思考中国新文化建构的多元途径。这种种影响在本书所收选的散文作品中是体现得很明显的。

本书收入的作者除了少量出家僧徒与在家居士外，大部分都是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声誉的知名作家。他们曾经写过不少以僧徒佛事或者佛教文化景观为题材的散文，从这类散文中可以看到，尽管他们与佛教之关系有密有疏、或近或远，但他们大都对佛教怀有一种亲近敬仰的心态。从大的文化思想背景看，这当然得归因于近代一批大师们的影响，但各人自身之因缘也是很重要的。如老舍本是基督徒，他在成名之后写的《宗月大师》一文，对宗月和尚满怀虔敬怀念之情，并感谢他以佛心引领自己向善，这是因为老舍自幼贫困，颇得这位出家前曾是侠肝义胆的满清贵族的无私帮助与栽培。废名亲佛固然是性情相近，但此性情当然也是因为他生长在禅宗圣地黄梅县的五祖寺附近，由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多年熏陶而致。由于这种个人情感联系之深刻和隐秘，这类文章写得情挚意切，颇为感人。散文既可记人叙事、写景抒情，也可说理析物，谈天说地。本书酌量选取了一些直接谈论佛理的散文作品，它们或者出自僧徒居士之手，以音声证道原是他的当行本色，或者是现代作家的门外观佛，但这些现代作家佛学修为之高，使他们的门外谈佛居然也头头是道。佛学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又是一种世界观与人生观，尤其是在伦理道德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这在收入本书中的那些谈论佛理的散文中是有所体现的，其中某些观点迄今看来仍具借鉴意义。如弘一《人生之最后》谈佛教徒对于死的态度与具体的应对，其胸襟是何等的宽广坦荡；高鹤年居士发愿行脚，遍游名山，参访知识、开拓心胸，不

以忧患动其心，不以寒暑易其志，栉风沐雨，劳瘁不辞，这种求道的锲而不舍对于今人的浅尝辄止和贪享安逸不啻是一剂良药。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周作人在《读戒律》等文从佛教的戒律中体会出它们对于人性的维护与对于人情物理的讲究，这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与卓识。他希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扬的人文主义的基本原则上，融汇中国原始儒家文化的礼乐精神与佛教文化讲究人情物理的生活态度，创造出一种理智通达、自由节制、宽容平和的现代文化思想体系，这对我们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或许也具有某种启示意义。总而言之，本书的编选尽量地收集了各种类型的散文作品，它们基本上反映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文化联姻的历史风貌。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亲切地体味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那种别致的情趣，那种别致的韵味与那种别致的境界。

最后想说的是，编选这样一个作品选集，是我近年来从未离怀的一个梦想。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佛学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领域中耕耘，并且以此作为我申请博士学位的论题。如今，学位论文已经通过答辩，编选一本作品集的梦也已圆成，我想，该是我向这块沃土告别的时候了。但将来的学术历程无论兴趣转往何方，我都会铭记这段美好而艰辛的时光。我将永远用虔诚的心灵眼睛注视着佛——一个慈祥宽和、宁静深邃的东方智者，不时地在庄严美妙的钟鼓梵音中迷醉自己，提升自己，感悟人生的奥秘与永恒。

是为前言。

谭桂林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于岳麓山下

# 目 录

## 敬 安

- 《诗集》自述 ..... (1)  
纪梦 ..... (4)  
岐山中兴恒志来和尚道状 ..... (5)  
赤山法忍心禅师塔铭 ..... (8)  
金山大定密源禅师塔铭 ..... (11)

## 杨文会

- 鸦片说 ..... (14)

## 章炳麟

- 曼殊画谱序 ..... (16)  
曼殊遗画弁言 ..... (17)

## 梁启超

- 惟心 ..... (19)

## 苏曼殊

- 燕子龕随笔 ..... (22)

## 杨 度

- 逍遥游辞引 ..... (32)  
《新续高僧传》序 ..... (35)  
菩提三偈序 ..... (38)



虎禅师偈并序 .....	(41)
江亭词序 .....	(42)
复五妹杨庄函 .....	(44)
重修衡山方广寺募捐启 .....	(48)
<b>印 光</b>	
复弘一师书一 .....	(50)
复弘一师书二 .....	(52)
复云南王德周居士书 .....	(53)
复邓伯诚居士书 .....	(55)
念佛三昧摸象记 .....	(57)
<b>高鹤年</b>	
南岳游访记 .....	(59)
普陀山游访记 .....	(66)
九华山游访记 .....	(74)
<b>陈独秀</b>	
绛纱记序 .....	(80)
<b>弘 一</b>	
人生之最后 .....	(82)
南闽十年的梦影 .....	(87)
最后之忏悔 .....	(93)
<b>周瘦鹃</b>	
紫兰花片 .....	(96)
<b>鲁 迅</b>	
我的第一个师父 .....	(103)
<b>叶圣陶</b>	
两法师 .....	(109)
<b>许地山</b>	
香 .....	(116)

愿·····	(117)
债·····	(118)
七宝池上底乡思·····	(120)
头发·····	(123)
<b>周作人</b>	
山中杂信·····	(125)
吃菜·····	(132)
读戒律·····	(135)
<b>郁达夫</b>	
花坞·····	(140)
<b>郑振铎</b>	
大佛寺·····	(143)
大同·····	(146)
云冈·····	(150)
<b>夏丏尊</b>	
《子恺漫画》序·····	(167)
弘一法师之出家·····	(170)
弘一大师的遗书·····	(174)
<b>丰子恺</b>	
渐·····	(177)
大帐簿·····	(180)
家·····	(184)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189)
佛无灵·····	(195)
我与弘一法师·····	(198)
缘·····	(202)
素食以后·····	(204)
无常之劫·····	(207)

<b>废名</b>	
碑·····	(213)
五祖寺·····	(218)
<b>俞平伯</b>	
眠月·····	(222)
独语·····	(226)
<b>老舍</b>	
宗月大师·····	(230)
<b>徐志摩</b>	
天目山中笔记·····	(234)
<b>徐祖正</b>	
山中杂记·····	(239)
<b>唐弢</b>	
摩罗小品·····	(255)
<b>冯至</b>	
沾泥残絮·····	(262)
<b>方令孺</b>	
琅琊山游记·····	(267)
<b>汪曾祺</b>	
幽冥钟·····	(281)
<b>林清玄</b>	
莲花汤匙·····	(285)
轮回之香·····	(289)
柔软的耕耘·····	(292)
悲欣交集·····	(296)
<b>何士光</b>	
健康随想·····	(301)
<b>黄靖雅</b>	

你将如何穿越死亡的门限·····	(304)
<b>林新居</b>	
独坐一炉香·····	(307)
生机·····	(308)
心如工画师·····	(310)
<b>王静蓉</b>	
色身交与常住·····	(314)
偶尔飘来一朵云·····	(315)

## 敬 安

敬安（1851—1912），原名黄读山，法名敬安，字寄禅，湖南湘潭人，近代著名诗僧。十七岁时投湘阴法华寺剃度，一八七七年自燃两指奉佛，因又自号八指头陀。曾先后担任罗汉、上封、大善、天童等大寺的主持，一九一二年任中华佛教总会会长。著有《八指头陀诗集》，北京文楷斋一九一九年刊行。

### 《诗集》自述

余俗姓黄氏，名读山。出家后本师赐名曰敬安，字寄禅。近乃自号八指头陀。

先世为山谷老人裔孙，宋时由江西迁茶陵，明末由茶陵迁湘潭之石潭。世业农。父讳宣杏，母胡氏。尝祷白衣大士，梦兰而生余，时咸丰辛亥十二月初三日也。

数岁时，好闻仙佛事，常终日喃喃，若有所吟诵。七岁失母，诸姊皆已嫁，父或他适，则预以余及弟寄食邻家。日昃不返，即啼号踪迹之，里人为之恻然。年十一，始就私塾授《论语》，未终篇，父又歿。零丁孤苦，极厥惨伤。弟以幼依族父，余无所得食，乃为农家牧牛，犹带书读。一日，与群儿避雨村中，闻读唐诗，至“少孤为客早”句，潜然泪下。塾师周云帆先生骇问其由，以父歿不能读书对。师甚怜之，曰：“子为我执炊爨洒扫，暇则教子读，

可乎？”即下拜。师喜甚，每语人曰：“此子耐苦读，后必有所树立，余老不及见耳。”无何，师以病歿。然余遵师遗训，不欲废业。闻某豪家欲觅一童伴儿读，即欣然往就。至则使供驱役，自读辄遭呵叱，因悲叹以为屈身原为读书计，既违所愿，岂可为区区衣食为人奴乎！即辞去。学艺，鞭撻尤甚，绝而复苏者数次。一日，见篱间白桃花忽为风雨摧败，不觉失声大哭，因慨然动出尘想，遂投湘阴法华寺出家，礼东林长老为师。时同治七年，余方成童也。

是冬，诣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首参恒志和尚于岐山，专司苦行诸职，暇则随大众坐禅。越五年，颇有省。时精一首座为维那，间以诗自娱。余讽之曰：“出家人不究本分上事，乃有闲工夫学世谛文字耶？”渠笑曰：“汝髫龄精进，他日成佛未可量。至文字般若三昧，恐今生未能证得。”后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阳楼，友人分韵赋诗，余独澄神趺坐，下视湖光，一碧万顷，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归述于郭菊菴先生，谓有神助。且曰：“子于诗，殆有宿根。”遂力劝为学，授《唐诗三百篇》，一目成诵。后精师见余所作，大奇之。然以读书少，用力尤苦。或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成者。念生死事切，时以禅定为正业。一日静坐，参父母未生前语，冥然入定，内忘身心，外遗世界，坐一日如弹指顷，猝闻溪声有悟。

嗣后，遍游吴越。凡海市秋潮，见未曾有。遇岩谷幽邃，辄啸咏其中。饥渴时，饮泉和柏叶下之。喜《楞严》、《圆觉》杂《庄》、《骚》以歌，人目为狂。尝冒雪登天台华顶峰，云海荡胸，振衣长啸，睡虎惊立，咆哮攫前，以慈心视之，虎威亦解。又曾于深山遇一巨蟒，御风行，头大如斗，舌电尺余，因念佛，亦无怖。旋养痾皋亭山中，中夜，闻剥啄声甚急，启关，月明如昼，四顾无人，如是者数次。次夕，伺叩门声急，开户见一黑团乱跃，余与群犬穷追，抵山腰，厉声曰：“我是个穷和尚，不扰汝，汝何恼我？我岂汝怖！”病寻愈。住四明最久，窥天童、雪窦，穷揽霞屿、

月湖之胜。郡中吕文舟、徐酤仙、胡鲁封、马文斋、沈问梅诸君，相与唱酬。余口吃字拙，尝作诗寄炳甫茂才，有“花下一壶酒”句，书至壶字，忘其点画，遂画一酒壶于上。酤仙书法名一时，出纸强余为书，笔画错落，左右易位，如倒薤然。每宴会，酤仙以悬之中堂，诸客观者，无不绝倒也！余平日于文字障深，禅定力浅，然好善嫉恶，触境而生。尝渡曹娥江谒孝女庙，叩头流血。同行者曰：“奈何以大比丘而礼女鬼？”余曰：“汝不闻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诸佛圣人，皆从孝始。吾观此女，与佛身等，礼拜亦何过焉？”甲申，法夷犯台湾，官军屡为开花炮所挫。电报至宁波，余方卧病延庆寺，心火内焚，唇舌焦烂，三昼夜不眠，思御炮法不得，出见敌人，欲以徒手奋击死之，为友人所阻。因萌归志，太守宗公源翰赈之。

是秋八月，返棹长沙。余年三十有四，计行脚已阅十霜矣。越明年，省先茔，宿莽纵横，不可复识，望穷山恸哭。幸村老有存者指示，方能记忆。盖自儿时葬先君来此，倏忽二十余年，罔极恩深，生不能奉甘旨，死不能导神识，不孝之愆，真百身莫赎也！自是，常往来湘、衡间，有所作，辄就诸名宿正其得失。友人陈君伯严、罗君顺循，悯余吟咏日久，为之芟定。自癸酉始，迄戊子，得古今体诗若干首，付之手民。嗟嗟！余自为如来弟子，不能导众生离火宅，复不能穷参究，彻法源底，乃堕文字自拘，耻孰甚焉？因将平生幻迹，学诗缘由，言于卷末，以示余学道无成，即以此自为忏悔，令大觉海中，增一浮沤可也。

敬安述

（光绪十四年）

## 纪 梦

光绪庚寅九月初八日，于麓山寺修法华三昧，昼夜六时，行道不卧。

一夕疲极，趺坐宴安，身心轻利，如乘云气。蹶虚而往，见一山高峙海上，白如珂雪。山顶一金色人，结跏趺坐，招余下。余问：“师何人？此何处？”曰：“勿多言。汝谛观此山。”余近视之，皆白骨聚成。方惊惧间，金色人曰：“此汝累劫六道受身时骨也。”又指余外瞩，见十方皆雪山，曰：“此汝历世冤亲六道受身时骨也。”因大恸，顶礼，求说法济度。金色人以杖击一大髑髅，曰：“谛听，谛听！此皆因汝无始，一念妄觉，失汝元常。于菩提中，见不清净。于解脱中，自起缠缚。由是轮转三界，往返六道。舍身受身，无暂停息。与诸众生互为冤亲，在生死中受诸热恼。汝今于此火宅欲求出离者，但一念寂照。观心无心，观法无我。罪福无主，生死本空。视菩提涅槃，如寐时事。复何依恋于器世间也？”语毕起立，握余手，怆然良久，曰：“吾与汝无量恒沙劫前，曾为父子。于威音王佛象法中，同出家听《法华经》。我精进，早得解脱；汝因懈怠，尚在轮转。特摄汝至，令观故身，应发深省。”言讫，推余堕石而觉。泪汗交迸，毛骨悚慄。

时寒星欲堕，津鼓四下。九月二十三夜也。

（光绪十六年）



## 岐山中兴恒志来和尚道状

师讳无来，恒志其字也。衡山谭氏子。父讳安祥，母陈氏。

师童而好道，能导里中小儿为善。性纯孝，得父母欢。及居丧，哀毁断食。以家贫耕牧求食，力作逾人，虽祁寒溽暑，无少怠。与以值，不取。人或殴侮，处之怡然；诳之，亦即信。若不知世间有人我爱憎事。见人一德一善，称道不置；闻人过，或走或不语，如言尊者然。从不失口道人恶。乡里有斗争者，见师至，即释然曰：“休！毋使谭善人知。”常于中途为人负物，负到即行，不取一钱，人咸异之。尝为僧寺佣，耕种三载，食则馊臭，卧则草薪，昼力耕，夜礼佛达旦。身无余物，惟一衣一裳，浣时蹲树下待干。一日，毁单被为裤，僧疑其窃，遽以语人。其徒知者不平，劝师他往。师曰：“止！汝不合言师之过。吾道人纵打杀何伤！况骂詈耶？作衣时未及白，致师疑而得谤人之名，皆我过。”语毕，泣下，其僧及大众闻之，皆大哭。里人至今传其事。

时法空成和尚中兴衡阳罗汉寺，衲子归之如市。师往见成，警为再来人，亲为剃染。从培元无漏律师受具。闻郴州法云耀和尚本分接人，往请益数次，秘不说。师长跪痛哭，言誓哀请。耀悯之，谓曰：“无上妙道，非积劫勤苦不能得。汝且澄神寂照，收其放心，再为说。”师闻如获至宝，日夕研究，目不交睫者数年，忽于定中闻破竹声有省，叹曰：“觅心尚不可得，宁有收放乎！”心意快然，若释重负。久之，与其弟恒忍公遍参江浙名宿，皆蒙印可。旋于海上病疴甚厉，日夕寒热，饮食不进，犹禅诵自若。有南岳某僧同病，差于师，而呻吟不已。师怜之，自四明负之归，沿途乞食医治。每行，运衣具置前店，复还负病僧。如此者日往返